

認識南方澳，從鯖開始

嚴國維¹、陳佳香²

¹水產試驗所海洋漁業組、²企劃資訊組

前言

我國東部近海有黑潮主流流經，位於花東地區深達千米的水域，在南方澳南方外海急遽爬升，劇烈地形變化搭配急促的海流，海底營養鹽可不斷湧昇。南方澳北方另有一蘭陽溪口，當蘭陽溪水自溪口入海，除了注入陸源性營養鹽，也與海面上的洋流產生沿海潮境鋒面（圖 1）。這些海洋物理現象，富裕了南方澳沿岸及近海的漁業生產力，也促使該處成為我國重要的魚倉，其中鯖魚資源的豐沛程度在我國獨占鰲頭，任何時代都受

到人民的喜愛及重視。

日治時期政府局即非常重視當地鯖魚資源，於 1921 年大力斥資建設該區港務設施，南方澳漁港也在 1922 年正式開港。在許多漁業先進辛勤努力及改革下，鯖魚漁業自早期巾著網、轉型成鯖鯔圍網、再進化至現今盛行的扒網。這漁具漁法之演進，著實證明先進們創新與堅毅之精神。而這豐沛的資源不僅帶動了大型鯖鯔漁業，也讓延繩釣、一支釣、拖網、刺網及珊瑚等漁業同步在此發展，創造了整個南方澳漁業多元化。豐富且多元的發展下，也不僅限於沿岸及近海漁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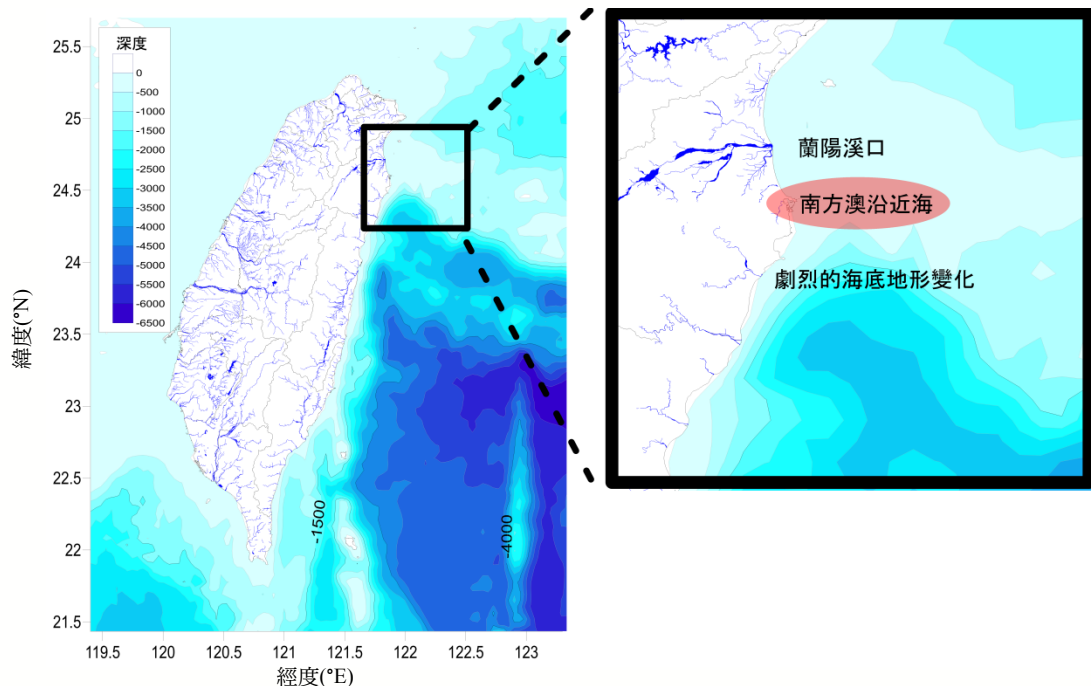


圖 1 南方澳周邊海域漁場環境 (北有蘭陽溪口，南有劇烈的海底變化)

現今南方澳亦是我國遠洋漁船重要基地港之一（另外兩處位於高雄前鎮及屏東東港）。因此，早年在漁業管理界就盛傳：「若能學會管理南方澳漁港，其他漁港的問題都不再是問題！」。

然而，隨著漁業科技不斷進步及我國工商業蓬勃發展，漁村勞動力需求降低，勞動人口開始外移。不知從那一個世代開始，許多當地年輕人慢慢習慣向外找尋工作。但此處綿綿不絕的營養鹽、潮境鋒面及豐沛漁業資源仍堅守在這片土地，為使有志青壯年將新世代的創新及活力元素再次注入南方澳，本文特別專訪三位分別代表不同世代的南方澳漁業靈魂人物，希望藉由他們開創南方澳漁業之經驗，讓國人更加認識南方澳，並振興南方澳漁村。

跨越三個鯖世代的見證者

曾擔任大型圍網漁業協會理事的耆老王柏村船長今年高齡 83 歲（圖 2），從事漁業已超過 60 年，扎扎實實見證巾著網、鯖鯔圍網及扒網三個鯖魚漁業世代的盛況。王船長原本居住於宜蘭縣五結鄉，17 歲時先到南方澳的造船廠工作。當時的南方澳鰹竿釣、鯖魚一支釣及鏢旗魚都十分興盛，印象中鰹竿釣屬日本人技術較佳，鰹竿釣所釣獲的正鰹沒有油脂，是製作柴魚的聖品。而鯖魚一支釣除了可以釣獲鯖魚，圓花鰹也是目標的魚獲之一，圓花鰹之利用又可分為南流（海水從南部帶上來的魚）及北流（海水從北部帶下來的魚）兩種，南流不肥，適合做為柴魚的材料，而北流則可入菜。事實上，鯖魚同樣

不是四季都肥美，該魚在產完卵後就相對缺乏油脂，比較富油脂的鯖魚可做罐頭之素材，油脂比較少就在捕獲時先進行冷凍處理，日後可當延繩釣釣餌或做成柴花利用（圖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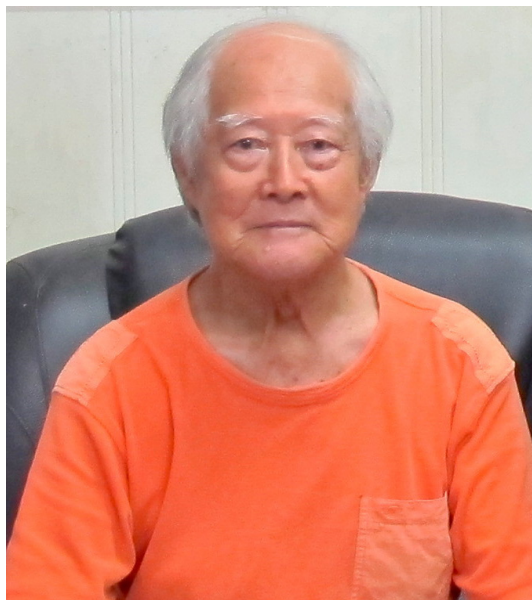


圖 2 耆老王柏村先生



圖 3 柴花為鯖魚的加工品之一

18 歲時與舅舅一起合夥造新船並投入捕魚的行業。王船長首次經營的是一艘複合式的漁船，在春夏季是鯖魚一支釣，而到冬季則轉兼營鏢旗魚漁業。回憶起當年的時光，除了鯖魚量大，旗魚資源也豐富，王船長眼神發亮的說起當時擔任副船長，特別喜歡站上旗魚臺上遠望大海，一發現旗魚的蹤跡，用力地揮手做手勢跟大喊，讓開船的人知道方向。因為王船長眼力好，可以很快的瞥見旗魚露出背鰭或尾鰭。但船在動，魚也在動，接著還要預測旗魚要游到那裡，內心的緊張讓心跳急遽飆速，而當鏢中旗魚那一刻，混雜著驚喜、喜悅跟滿足，這種澎湃也讓王船長忍不住高喊出：「中啊」。王船長也談起當年蛋白質缺乏、我國也利用鯨魚資源的年代，某一次鏢中了一頭鯨魚，鯨魚的同伴守在一旁不肯走開，頓時感受到跑船人常說到這種動物守護同伴的靈性，鯨魚那親情、友情或者是愛情，著實讓王船長難以忘懷。

在經營該漁業一段時間後，王船長也到了要服兵役的時間，因此投入軍旅。在此時期，漁船普遍使用棉紗材質製網，這類材質有著容易腐蝕之缺點，容易耗損漁網影響漁獲效率及成本。退伍後，王船長選擇與妻子一起進入岳父所經營之漁網工廠工作，因為該工廠引進了耐鹼耐磨的尼龍線做為網具材料，且工廠之機械設備都自日本買進，精良的品質帶動了南方澳漁業又邁向了新紀元。民國 50 年代罐頭生意興起，王船長轉到東和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工作；在農產品出口的黃金時期，宜蘭縣先以蘆筍罐頭髮跡，接著鯉魚、鯖魚罐頭也在外銷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此刻的鯖魚及鯉魚加工產業開始蓬勃

發展，漁獲的需求也開始大增。王船長也嗅到商機，因此與吳璋、吳阿長合組順天漁業公司，並在 1986 年向日本以 60 萬日幣購得鯖魚圍網母船之設計圖，由蘇澳造船廠製作，並藉由日本人的技術援助及經過一段技術轉移過程，逐步打造南方澳成為鯖魚圍網漁船新基地。

鯖魚圍網由 1 艘母船、2 艘燈船及 2 艘運搬船所組成，母船編制 30 人，燈船每船編制 3—5 人，運搬船每船編制 13—15 人，該等圍網每組所需人力約在 62 人以上。2000 年左右，在南方澳漁民的巧思下，將扒網引進南方澳捕撈鯖魚資源。扒網又稱三腳虎，一個船團的最低需求只需要 1 艘母船、1 艘燈船及 1 艘運搬船，並巧用吸魚幫浦等儀器，大幅減少人力及成本。在鯖魚圍網與扒網競業下，扒網不僅投入成本低，獲利也較圍網高，加上 2005 年底大西洋大目鮪配額遭減，我國政府拆解 160 艘大型大目鮪延繩釣漁船，並安排 34 艘大目鮪延繩釣漁船停航，大大降低鯖魚漁獲作為釣餌之需求而使得價格暴跌。在此因素下，眾多鯖魚圍網的股東也選擇退股，並將股金用於建造新的扒網漁船。王船長也在此氛圍下退出大型圍網漁船股東，2006 年花了 5,000 多萬元訂製一組扒網漁船與家人一同經營。

從事漁業工作已超過 60 年，王船長看盡南方澳漁業起起落落，深覺資源保育是刻不容緩的議題，近幾年來發現有些魚種在海面上逐漸消失，像是印象中以前的四破魚就很多，現在就很少見到，寄望於未來有全盤的漁業資源管理制度，才可以代代傳承豐饒的海洋資源。

漁業導入科技之成功典範

人稱「川哥」的林新川船長，是現任延繩釣協會總幹事（圖 4）。1950 年代出生於南方澳的林船長，記憶中當時南方澳非常熱鬧、居民非常多，鼎盛時期南方澳有三家電影院，茶室、撞球場等都有數十間，生意十分興榮。因為當時漁產豐富，工作機會多，整個區域的人口密度極高，因此一處民宅須分租給五至六戶人家居住。當時的南方澳主要用巾著網捕鯖魚，很多高雄的漁船也都不遠千里的跑來這捕魚，這個位在南方澳正東邊的漁場，我們稱之為「紅火心」，當年在紅火心鯖魚和鰹魚這兩種魚種非常豐富；到了民國 70 幾年大型圍網開始運作後，傳統巾著網漁法因此式微；自日本引進的大型圍網陣容龐大，需要許多人力以及維護費用，隨著科技儀器的進步、漁獲減少及節省人力成本的考量，在民國 90 年左右，扒網漁業取而代之成為目前的主流。



圖 4 林新川船長(左)與筆者合影

以前南方澳的正鰹數量十分豐沛，相較於現在真的減少很多，目前反而在花東地區一帶的資源較為充足。但據林船長了解，在花東也有逐漸減少之趨勢。當年日本人將一種特別的釣法引進南方澳，就是先找到正鰹魚群後，拋撒南極蝦及丁香魚吸引正鰹，接著在撒餌時增加噴水的動作，讓正鰹誤以為有大量的魚餌可食而興奮地上鉤。這種漁具不能有倒鉤，因為當魚上鉤後要甩上船並繼續下鉤，釣獲的正鰹可作為上品的柴魚。過去海鮮保存不易，因此不僅正鰹需要被加工，鯖魚同樣也是重要的加工產品，林船長回憶，小時候上學時真的非常開心，沿路可以看到整排的曬鯖魚乾。因為產量豐富，小孩可隨手取食，那曬的溫熱的鯖魚乾著實美味，那滋味至今仍讓船長難忘。記憶中南方澳漁業鼎盛的時候，不分日夜都有漁船進港卸魚，街道燈火通明，若有人心懷惡意要做違法的事情，也都被容易被人發現，因此該處治安良好。

當年林船長為了賺學費，從高一暑假開始跟著竹筏出海釣鯖魚。如今回想起來，這算是一種特規的延繩釣漁業，母線的距離只有短短 30 cm，子線 15 cm，小魚鉤用綁上切成長方形的塑膠片做為假餌引誘鯖魚上鉤。因為不會暈船，受到船長重用，所以高中三個暑假都投入到釣鯖魚的漁業裡面。

工專畢業後，林船長本其所學投入新興的科技產業，先在羅東做電話工程相關職業，接著與同學投資水電工程及接公家機關的標案，接著又與自己的三弟共同經營高壓工程，拿下臺灣電力公司當時許多的高壓工程標案。然而，30 歲左右，因為媽媽突然中

風，林船長身為長子，毅然決然返鄉扛起照顧媽媽的責任，也因此而在而立之年踏上返鄉之途，重回捕魚行業。

林船長回到南方澳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先用自己存的錢買一艘小焚寄網漁船，船命名為三泰號。林船長不服輸地想靠自己完成漁撈作業，就運用自己的專業，設計一系列的自動化設備，讓自己單獨作業。除了自動化設備的加入讓林船長如虎添翼的漁撈外，林船長也在一個不經意的情況下，獲得了一份日本針對東海南部所做的資源評估報告，清楚掌握了一些不錯的漁獲點，也因此在很多時候，普遍漁獲都不佳的情況下，林船長也可以滿載而歸。

已出海超過 30 年的林船長，對過去南方澳的盛況仍難以忘懷，雖然已經將漁船賣掉，自船長職務退休，從友人那購得一艘 4 噸 CT0 的小船，偶爾出海休閒釣魚放鬆心情。但心裡總是掛念家鄉前面這一片海洋以及討海人的生計，目前是以現任延繩釣協會總幹事的身分，面容帶著潮浪刻出的堅毅性格，持續地為南方澳的漁業奔波發聲，為永續漁業投入最堅定的行動和承諾。

堅守漁具漁獲品質的強人

來自北方澳的黃初芬女士（圖 5），父親在北方澳從事巾著網漁業，這種漁法的漁獲多樣化，其中又以鯖魚為大宗。當年漁業儀器與機械尚未科技化的時代，從事漁業既辛苦也危險，從小看著父親日日面對浩瀚的大海奮鬥，內心既是不捨也是欽佩。不捨的是為了家人不懼危險及辛苦的工作，但也欽佩

父親各種設法解決問題的智慧。印象中父親當時出海是用綁肥皂或肥豬肉的方式去進行海洋環境調查，當下放的肥皂或肥豬肉上附著海底的砂質，就可以非常確定海底的深度以及底質。昔日北方澳的漁船大都是 50 噸以下的小船，颱風來的時候都是依賴聽收音機接受資訊，漁船都只能到南方澳漁港停靠躲避颱風，小時候曾經在自家門前，看到一艘漁船在海中翻船。由於在北方澳生活辛苦，討海的生活又是日夜顛倒非常辛勞。雖然漁業辛苦，並沒有澆熄黃女士對漁業的熱情，也因此高中一畢業，黃女士就一頭栽入漁業材料相關的行業，主要處理無結節網的業務。



圖 5 堅守漁具漁獲品質的黃初芬女士

過去網線經由打結的方式製作漁網，但網結會增加水中的阻力，也增加了製網的重量。日本在 1925 年發明了無結節網，透過特殊的編織方式讓網線結合成網片，大幅解決了網片的阻力問題，也節省了材料及重量。而實驗也證實，這種網片的破斷強度優於有

結節網，而且這種網片減少了对魚體表皮的傷害。南方澳盛產的鯖魚無鱗且表皮細緻，無結節網在南方澳這個主營鯖魚的漁業大港廣受好評，即便後期公司決定不再自日本引進無結節網，黃女士也還維繫著與日商的關係，協助大型圍網及扒網等漁業者訂購及進口網具。

近年來，黃女士也發現南方澳鯖魚漁獲減少許多，而且很少看到四破（長身圓鰻）的出現，倒是青洛各（頷圓鰻）、紅洛各（泰勃圓鰻）這種魚與四破很像但不是四破的資源有越來越常出現的跡象，這種生態系統的漁權交替（regime shift），某種程度上證明當地海洋生態似乎出現些許變化；另外，漁村人才外流影響專業技術的經驗交接。外籍船員雖暫時補充了基層的勞動力空缺，但像是扒網船上的船長、輪機長以及火長（燈船船長）等專業職務都出現嚴重斷層。就如黃初芬的先生已超過 68 歲，因為後繼無人而無法退休，依然在第一線工作。因此，黃女士就強烈建議海事學校，一定要持續培育漁業及輪機人才。政府也應該鼓勵和獎勵年輕人投

入漁業工作，期盼在良好的配套措施下，推動南方澳漁業人才的世代交替，也讓在地觀光、魚市產銷及商店街等特色可以大放異彩，以延續南方澳百年來的漁業經濟榮景（圖 6）。

鑑往知來，永續發展南方澳

經由前述三個不同時代、領域人物的口述歷史，我們可以瞭解南方澳這塊寶地隨著時代巨輪的前進，在社會、科技、漁業、生態及勞動力的演進。過去漁業先進們在此締造的輝煌絕非偶然，除了政府大力支持，漁業技術及先進材料的科技元素不斷注入，也是重要的關鍵。更重要的是，在這持續改變的漁業、漁港及生態環境下，唯有不停的思考、發揮創意巧思及堅忍的毅力，才能不斷突破難關。鯖魚目前仍是南方澳最為重要的漁業資源，我們期望更多人們從鯖魚永續的角度思考南方澳的產銷，設法提升資源量及資源價值，也讓南方澳漁業生生不息、永續發展。



扒網船豐收進港，需靠吊車將漁獲送上魚車



許多業者此時也配合學研單位進行資源調查



裝滿漁獲的魚車會送至拍賣場供承銷人投標



投標後的漁獲會就近在南方澳的空地分級及分裝上市或直接送往罐頭工廠

圖 6 扒網漁獲裝載、拍賣與上市